

# 皋南乡镇石桥

朱炳南

人类逐水而居，适于休养生息的地方遂聚集为居民点，大者为城为市，小者为镇为村。古称城区为城池，以表其地理特征是环水绕城。村镇是微型城区，村头必近水，有水必有桥。与路相比，桥的体量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方志中却少不掉了有关桥的记载。古人多有将桥视为地域的标志性建筑，或以桥作为地名。吾乡俚语“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长”——小小的桥被提升为傲人之语，极显其人生阅历之丰广厚重。排除桥的实用功能，你也不能轻视它。

在钢材、水泥没有问世的年代，构成桥的材质不外乎木、石两大类。木材在露天中易腐朽，难以维持久远，如今少有木桥存世，如果想见识木桥的尊容，恐怕只能从古画中寻找了。只有石桥的寿命最长，储存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古石桥远有北京卢沟桥，近有舒城城关镇的龙潭桥，可这两座古石桥与吾日常生活圈子八杆子也打不着，咱不说它。成书于明万历年间《六安州志》有“通济、永安、三里、五里、樊通、戚家、青山、施家”桥载之，古则古矣，这些桥早已无迹，徒留地名，没必要在这里妄言。这里仅叙述古皋南乡镇毛坦厂镇周边的几座旧石桥，或其桥仍在，已成古迹，当引以保护；或实物不存，口碑流传，应记为人文。

以结构言，石桥通常有梁式和拱式两种。梁式石桥由条石桥面（简称“梁”）与柱墩两部分组成，石柱墩的横断面呈尖头形，状若织布的梭，可大幅度的减少河水激流的冲击力，所以这类石板桥俗称“梭子桥”。由河道宽度和结构力学、建造成本等方面考量，平坝地区河道较宽桥面必然长，而山区河道狭窄山水往来自来凶猛，所以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山区多拱桥、平坝多梁桥的建桥特色。乡村拱桥一般都是单孔型的，基部由梯形石块拱券成圆弧形，俗称“卷棚桥”，结构紧凑，造型玲珑美观。

先说说毛坦厂镇周边几座名不见经传的拱式古石桥。与金安区东河口镇隔河相望的舒城县张母桥镇，是舒、六两县交界地的商品流通集散地，街南头有一座单孔石拱桥。张母桥镇民间流传此石拱桥为一渔翁遗孀张大娘化缘建造，后人为追忆张大娘的功德，称这座桥为张母桥。查舒、六两县的历代方志均无记载，镇、桥同名，究竟是先有镇还是先有桥，已成为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疑案。

东河口镇三堡墩村也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名张公桥，当地人称此桥与东四十里地的“张母桥”为夫妻桥。张母桥镇民间传说建桥的张大娘是一渔翁的遗孀，而三堡墩村民间传说“张公桥”为张氏的老公所建。这都是拿不出实据的传说，古代交通工具只是两条腿，步行四十里地单程最少也得半天时间，古代能有这种分居两地的夫妇么？两相比较，张公桥是张大娘的后续老公建造更不靠谱。民间历来有好事成双的善美愿望，给相距四十华里之地的两座石桥点一个鸳鸯谱，倒也符合正能量主题，只可惜不见鸳鸯露面。然而，地图上明确标示着张公桥左邻有“鸳鸯窝”，而张母桥的左邻同样也有“鸳鸯窝”，没有鸳鸯出现，却有鸳鸯屯驻，莫非那些风度有若仙鹤的鸳鸯们受张氏夫妇善行的感化，而学做牛郎织女故事中的喜鹊？吾辨别不出这两座桥的传说是童话中的现实，还是现实中的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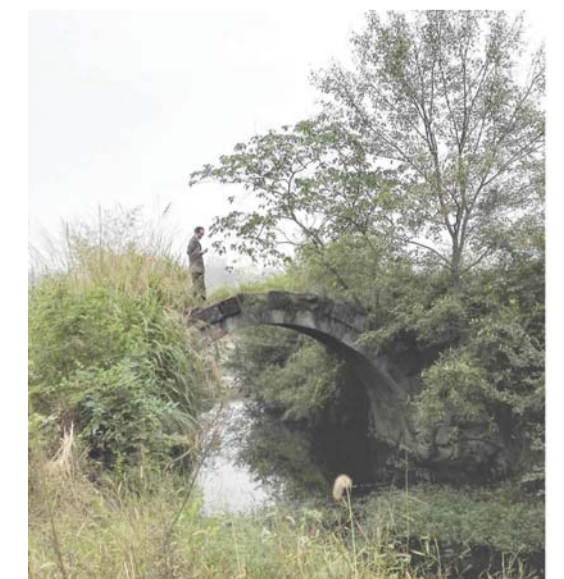


舒城县张母桥南街头的古拱桥“张母桥”（建安子摄于2019年5月）



金安区东河口镇三堡墩古石桥“张公桥”（2019年10月摄）

张公桥左边的鸳鸯窝附近又另有一座拱式古石桥，距张公桥不足2公里，人称“鸳鸯窝卷棚桥”。据说是当地夏姓先祖所建。此桥建于何年目前仍未探清，亦因之可断定此桥是古桥。这座古石桥孔径约6米，其构件石料打制精细，虽然道路旁移此桥早已不是人行通道，桥面已残缺不全，但桥孔的拱券完好无损，仍显示出那小巧精美、中规中矩的情影，令人见之赏心悦目。



东河口镇原老门街西间的古石桥遗存



位于东河口镇三堡墩村“鸳鸯窝”的卷棚桥

再说说梁式古石桥——

毛坦厂镇为舒、六、霍三县交界地，是舒城县五显镇、金安区（原六安）东河口、霍山县与儿街之三省围拢的核心区域。与儿街旧名女儿街，原为毛坦厂辖区范围，1950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霍山县（同期划出的有石河、真龙地、山王河、樊冲、迎水庵、东西溪等7个乡）。与儿街镇街南有座石梁桥名“女儿桥”，话说女儿街东头河边有一富户，受雇的年轻长工与其独生女互生情愫，因门不当户不对难成眷属。某春耕日，主人急于抢栽秧苗，用激将法说：如果你今天能栽完这一垄田，我就成全你与我女儿的婚事。这年轻人当然二话不说，就下田去了，直到傍晚时分，小伙子仍未回去吃饭。其女忍不住送茶水到田头，小伙子听到心上人的呼唤，猛直腰身，不幸肠断绝命。该女子自此不嫁，一心向善，促其父捐出家产就地建在河上修建石桥，造福此方民众，后人称此桥为“女儿桥”。修桥补路是公益慈善举动，以泯灭青春芳华作为代价，未免太悲摧了。但愿这个伤感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。



与儿街镇的古石桥“女儿桥”（当代在原石桥的一端加长，2012年6月摄）

与儿街镇同毛坦厂镇之间有个集镇名“石河”，石河街也有一座梁式石桥。有资料称此桥是长18米的五墩石板桥，自建成至今近150年间曾多次受山洪暴发的冲击，现尚存两个石墩的古桥局部。这座石梁桥是毛坦厂镇涂公祠及涂公馆主涂宗瀛独资修建。



石河古石桥

与毛坦厂镇山水相连的东河口镇原名两河口，明万历十二年《六安州志》中有东河口地名的记载：“两河口，城南七十里”。50年代初期“两河口”改名为“东河口”，其老街的东、西两街头原先都建有门楼，东门楼紧贴河道，河上建有石桥。这座石梁桥与街头南门楼珠联璧合，说不准是否明代同时落成的建筑物。20世纪60年代期间河道断流，其石桥亦成为摆设，再也不见当年小桥流水的风貌了。



东河口镇原老门街西间的古石桥遗存

舒城县五显镇位于毛坦厂镇东5公里，五显镇老街也有一座古石桥。1958年规划修龙河口水库时，五显河下游的毛竹园、中梅河两镇划为库区，将毛竹园镇移民到下五显修建新街、新路，原五显老街成为闭塞区域的“南小街”，于是古石桥得以留存。2012年在原址新建可以通行汽车的钢筋混凝土桥，如今尚存两个长约4米的古石桥构件不再负重，静静的躺在新大桥边悠闲的俯视着新桥上的往来行人与车辆。

与毛坦厂镇毗邻的显扬冲村，距毛坦厂镇仅2华里，是一个杨姓聚居的较大村落，村头有石梁桥一座，此石桥为杨氏家族修建，其建造年代在《杨氏宗谱》中应该有记载，有待于杨姓族人予以索隐。这座石桥的梭型桥墩砌筑的严密整齐，桥面平整大气。近年于此桥外围加宽加高，复建成外观为钢筋混凝土的汽车桥，看样子古石桥隐于其内丝毫未受到伤筋动骨的损伤。



显扬冲村头的古石桥 2008年5月摄

数说了这几座古石桥，有了这样一个印象：石桥是规模较大乡镇的标配，而唯独古镇毛坦厂史上无石桥。毛坦厂镇老街的东、西两座闸门楼紧贴河道，符合城池格局，寒酸的是河中皆以独木桥为通道。建国后古镇毛坦厂的首项建筑工程就是建桥——1950年在西闸门外建了一座通木桥，此木桥长约五丈，面宽八尺，桥面两边配有木栏杆，时人称之为“大洋桥”。俗话说十年河东转河西，50年代后期河道北移，至1966年终于断流无水，这木桥反而成为交通累赘被拆除。

说毛坦厂镇无石桥并不准确，因为镇域内的凤凰冲村有一座古石梁桥。凤凰冲小街当年曾是毛坦厂镇通往霍山、六安的两条古道之一的咽喉，那石板桥面被独轮车的车轱辘磨成的沟槽可以作证。交通要塞凤凰冲的昔日辉煌已成历史不再重现，而凤凰冲古石桥却转化为历史文物将永存于世。



凤凰冲古石桥

毛坦厂老街有“窟窿桥巷”，窟窿桥有故事，这条街巷的东、西两处有刘家祠堂和蔡家祠堂，斗换星移，蔡氏人丁渐渐不及刘氏兴旺。话说某年某月某日，突然在这巷南端的小河沟上出现了一块六尺长的青石板，更奇特的是这青石板上还凿有一个巴掌大的孔洞！时有好事者传言，此“窟窿桥”是蔡姓为避免“牛(刘)吃菜”而摆放的。尽管这石板“桥”来得有点诡异，但是对人有损无害，更重要的是化解了可能出现民族纠纷的冲突，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了一臂之力，于是就有了“窟窿桥巷”的命名。微不足道的“窟窿桥”早已不见踪迹，而“窟窿桥巷”已成为古镇一处永不磨灭的人文遗迹，说它是具有大智慧的“不是桥的乡镇石桥”，可信乎？



窟窿桥巷



## 五溪河

叶茂盛

五溪河，也叫舞旗河，古地名。地处溧河上游大河北至叶家河段，因此段汇集了万家湾、大兴湾、欧家湾、粉坊湾、老窑湾五条溪水而得名。大清光绪年间的《霍山县志》纪事中还在使用这一地名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因这儿曾是唐朝末年黄巢在这里插旗招兵买马，南宋后期又是抗元将领曹平章驻守六万寨时舞旗练兵的地方，与为操场河、拗旗尖、六万寨等统归于曹平章的地名系列，更名为舞旗河。这一带，因黎家山余脉直插大兴湾挡住水路，在两旁形成极大的一个“几”字河套。河流，水量充沛；河湾，土地平坦。又是东溧河进大别山出黄冈的第一个大河套，历来就是古战场。

相传舜禹之际，有“三苗”起来作乱。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记：“三苗不服，禹请攻之，舜曰：‘以德可也’。行德三年，而三苗服”。《新书》、《盐铁论》也记：“舜舞干羽而三苗服”。可最终禹还是攻打了三苗，迫使三苗迁于三危。五溪河，就是禹征服三苗争夺领地的古战场之一。

又据《书·大禹谟》解释：干羽，读音gàn yǔ，是一个汉语词汇，释义为古代舞者所执的舞具、文德教化。gàn yǔ ㄍㄢˋ ㄩˇ ①古代舞者所执的舞具。文舞执羽，武舞执干。

也许舞旗河的更名也是为了肯定大禹“舞羽旗”以德服三苗的做法吧！

清光绪三十一年编撰的《霍山县志》又记：明朝天启七年（公元1627年）农历四月十一日，霍山县发生了洪涝灾害，当地的大路旁边的一座墓园被冲毁。四五天后，大水逐渐退去，路上留下一座棺材与石碑。老百姓前去辨认，打算根据碑记的内容确认墓主的身份后，再重新安葬。

在这众多的石碑中间，有一块石碑非常特殊。石碑上面没有图案，碑额上写着“刘伯温碑记”五个大字，碑文为：

生西山马，却却贵州鞍，杀尽五溪苗，踏破大元关。天启命逢下甲子，黎民涂炭饥荒死，奴辈道从民大乱，定国安邦血流楚，只恐水上生钢铁，是非非方信武。

这是一块记载着几句预言诗的谶碑，整首诗充盈着一种神秘的氛围。人们知道：在霍山，历来就称溧河以西的广大山区为西山。五溪河是历代移民进内山的第一集散地，这里的原始部落就是远古时期的三苗，五溪苗或五溪蛮也就是对西山地带广大居民的统称。这自然让人们非常吃惊，也非常害怕。这几句谶文预言着：天启后这里将会面临一场大的战争，接着也会有一场大的饥荒，黎民涂炭，明朝将会走向灭亡。

这预言诗的谶碑所描述的事件与史实也基本相符。据《霍山县志》记：崇祯七年十一月，寇攻陷英山，焚霍山。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正月攻破霍山城，学官龚云祥、姚允恭、巡司张殉难，屠人集尸首盈城。后来，张献忠围庐州不克、屠巢无为……九月，献贼再窜霍山，取道英、麻入陕，霍山城无完壁，民悉奔入山，献贼搜山杀之。

张献忠一路攻掠地所向披靡，黎民涂炭、从民大乱。这也是西山五溪苗继唐末黄巢逃到大别山杀人八百万；元铁木真的铁路踏平六万寨、股氏寨，马槽河血流成河、五溪河成了死亡谷以后所遭受的又一次大屠杀。

《霍山县志》又记：明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夏，霍山大旱，飞蝗漫天……至秋，田禾尽蚀、疫病大作。人相食，有父母食其子女者。次年夏旱，飞蝗所至，野无青草，山中草粮树皮皆尽，斗米千四百钱。人相食。

明朝天启七年（公元1627年）在五溪河发现谶碑，到明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不到30年间霍山发生的一些变故，历史也给予了真实的解说。

